

吴请愿

抗

吴清缘 著

抗



NLIC2970868960



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吴请愿抗占记

吴清缘 著



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吴请愿抗占记 / 吴清缘著.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322-8200-5

I. ①吴… II. ①吴… III. ①漫画—连环画—作品—中国—现代 IV. ①J2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75388号

吴请愿抗占记

吴清缘 著

策 划: 零杂志

插 画: 钟 玲

装帧设计: 书颜坊

出 品 人: 乐 坚

责任编辑: 施洁颖

制版后期: 宗 蕾

责任印制: 任继君

出版发行: 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D座5楼)

邮 编: 200040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 1/32 889×1194

印 张: 6

印 数: 5000

版 次: 2012年1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978-7-8-5322-8200-5

定 价: 20.00元

吴请愿抗占记

吴清缘 著



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警告！ 本书中有不适合 17 岁以下儿童阅读的内容，并可能会引起部分爱占座人士的不良阅读反应，如您符合以上两项条件之中的任意一项，都可以在支付书款后将本书或销毁、或作杯垫、或作压泡面盖、或作板砖。

当然，它也可以用来——**占座！**

我叫吴请愿。

我不太喜欢这个名字，它太生硬，太富有战斗性，太不合辙押韵，读起来很不顺口。如果可能的话，我很想修改这个名字，只是做一下声调的微调，譬如说，可以叫吴清缘，又文艺，又小清新。

我曾不止一次地提出改姓名的要求，但都被我的父母严词拒绝，理由是这个名字是我爷爷取的，我不能伤害一个敏感的老人。老人出生于一个充满战斗性的年代，他义无反顾地想把这种战斗性传递给我，这个名字，就是我身为传人的徽记啊。

这个理由实在乏善可陈。

在我 19 岁也就是虚岁 20 岁生日那天，我才理解了我爷爷给我起名字的良苦用心。那天我的亲人们给我过了一个很盛大的生日，席间耸动着七大姑八大姨丰满的身躯。我爷爷向我伸出一根苍老的手指，向上弯曲做了一个勾引的动作，这根手指把我带到爷爷面前，然后我听到了一



句使我无比震惊的话：

“吴请愿啊，我给你取这个名字，是叫你长大了不要去请愿啊！”

顿时豁然开朗，我泪流满面。

“吴”可通“勿”，把三个字串联起来，就是“勿请愿”。爷爷的用意，是要叫我做一个不惹事儿的好孩子，无论碰到什么事，都不要上访请愿，不小心碰到安元鼎，自作孽不可活。

这是多么深刻的用意，而我父母的理解是多么肤浅啊。

虽然我直到二十岁才理解了“吴请愿”的真谛，但“吴请愿”的内涵却一直贯穿我的人生。如果说“向父母提抗议”也能算作请愿的一种的话，我人生中请愿的次数居然依旧屈指可数，而我也总是以一副乖孩子的面貌出现在他们眼前——

为人低调，明哲保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这就是我。

我一直觉得图书馆的造型很不吉祥，远看像个马桶，近看？卧槽，还真像个马桶。

他们其实想造一个笔筒，但在楼顶处设计失误，不小心造出了翻盖的特效。此楼虽然外形不佳，但是里面有内涵，装修精美，窗明几净，向来是学生的自修圣地。

学校图书馆每层楼的东侧，有三排供学生学习的电脑，这三排电脑座是圣地中的圣地。电脑虽然不能进外网，但是学生可以进入校园内网浏览文献，还可以用桌面上的软件查查字典、杀杀病毒，扫扫地雷，条件得天独厚。

八点半我和我的女朋友鲁二凡到图书馆，坐在东区靠近电脑座的位



置。我一坐下来就瞄上了第二排居中的那个电脑座位，从八点到十点，足足瞄了快两个小时，内心挣扎。

是三排电脑座位里唯一没人坐的位子，椅子上没有屁股，但有一只印有 HELLO KITTY 的粉色水壶，可谓一枝独秀，睥睨群臀。本来我打算用一台不能上外网的电脑安安静静写论文的，现在因为条件所限只能退而求其次背单词，背了一会儿又没心思，想和鲁二凡聊天，可是她九点三刻有事出去了。寂寞的我从报刊架子上挑了一本《人民文学》，其实是用来掩护夹在里面的《知音》。

《知音》薄薄一册，走马观花哗啦啦地翻，除了一篇少年打飞机被发现于是挥刀自宫的文章有点牛逼之外，其他文章无外乎和二奶小三有关，十分平庸，于是我的注意力，又慢慢地集中到那个水壶上——

这个用杯具占座的人，占了又不坐，十分无耻。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傻逼，我从八点半开始写论文，写那个二逼论文总比背单词有意思，应该不至于中途停下来看《知音》，那么到现在应该都写了一千多字了。

我想抢座，但一时之间又不敢下手。抢一个空了快两个小时的座位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此举不太符合大学占座的潜规则，一旦引发矛盾被群起攻之，容易被乱刀劈死。

纠结良久，终于起身，踩着碎步朝那个座位走去，弓着背，看上去有点猥琐。走到座位跟前，再三确认没人注意到我，我把水壶疾速往桌上一送，然后一屁股坐了下去。

抢座这种事，还是低调一点比较好。

我屁股刚落下，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踢踢踏踏的脚步声，这声音局促有力，显得朝气蓬勃。我本来就有点怂，听到如此动感的脚步声心里更加惶恐，脑袋向右微侧余光疾速一瞥——果然看到一个女子，正以竞



走的姿态向我冲刺。

我有点冒汗。他妈的，占座的主这么快就来了？

姑娘在距我一步之遥的地方站定，盯着屏幕故作淡定的我再也不能装傻，只能转身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危机。姑娘身材很好，长腿纤腰、亭亭玉立，此际站姿笔直，居高临下，她一言不发地看着我，双眸中杀气四溢。

她不说话，那就只有我说了，我捋顺了气，但一开口语气有点像被打劫：

“你……你干什么？”

姑娘终于发言：“矮油……你说呢？”

她竟然叫我说，可是你叫我我说什么？难道要我娇滴滴地认错：啊，大妹子，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我突然发现自己在一个回合内就陷入了被动，姑娘以一种以退为进的方式将我逼进了绝路。我一时语塞，只能采取严防死守的态度，举头望妹无语凝噎，以清纯的目光目测着姑娘的胸围。

姑娘见我按兵不动，遂主动出击，用清亮的嗓门说道：“啊，同学，这是我占的座，请您让一让！”

这“让一让”三个字百转千回，像唱京剧一样每个字都拖足了音，我有点毛骨悚然，以至于我说话的声音都有点飘忽不定：“同学，图书馆有规定，空座位无人占据长达半个小时以上……”

“你难道不知道抢座是件很无耻的事情吗？”姑娘隔空对着我的额头指指点点，纤腰略微一弯，眼前顿时春光乍现，空气中传来一阵血雨腥风。

我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和这位姑娘进行正常沟通了，于是决定无视，



闷声不响插好优盘，点开那篇还没写完的论文把那位姑娘纯当空气。我本以为姑娘被当成空气之后会选择妥协，但我明显低估了她坚韧不拔的精神——

姑娘犹豫了片刻，然后一屁股坐在了我的大腿上。

我的鼻血差点就要喷涌而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自我的两条大腿传来。我抬头看着坐在我身上的姑娘，而姑娘生动的眼睛正注视着我的左手。具体来说，是我的左手中指；再具体地说，是左手中指上的那枚戒指。姑娘凝视着那枚戒指，眼睛里闪烁着不详的光芒，而这闪烁的光芒，则噼噼啪啪点燃了我的记忆。



我想起了一件快要遗忘的事情：我的女朋友鲁二凡约好十点半的时候来图书馆和我会合。

这突如其来的回忆使我决定我必须摆脱这个姑娘，即使失去了这宝贵的座位也在所不惜。但我又不敢立刻抽掉自己的腿，我生怕此女丰满的屁股在突然失去支撑之后直线坠落，然后造成尾骨骨折之类的严重伤害。

于是我做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选择：

我的手环上了姑娘的腰际。

我的想法是把这个姑娘抱起来，待其直立站正，然后速度拔掉优盘收拾东西走人，这个邪恶的举动出自一个善良的动机，我确认自己问心无愧。

但是我竟然抱之不动。

姑娘抓紧桌沿，用大力与我抗争，一时间两人僵持不下。此刻我的第六感告诉我，现在我已经被众多围观者所狙击，羞愤之中，发出一声低喝，一股大力从掌间涌出，终于将姑娘连根拔起。

妈的，老子终于甩脱你了！

当我以一种成功者的姿态意气风发地抬起头，迎面，是鲁二凡绝望的眼神。

可以想象，当鲁二凡跨进图书馆五楼的大门，她看到的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幕：一个陌生的女人坐在自己男友的大腿上，而男友的咸猪手，正抱着女人的腰。

而更可悲的是，当这个陌生女人离开自己男友身体的时候，这个男人的神态竟然是如此的恬不知耻。



我想起了占座娘凝视戒指的细节，隐约觉得一个阴谋正在浮出水面。我回头看了一眼放电脑显示屏的桌子，然后顿时恍然大悟：

一对米老鼠的情侣水壶泄露了我的秘密。

而这个秘密又正好被我左手中指上的戒指所证实：戒指戴在左手中指，有“正在热恋”的寓意。

占座娘通过情侣水壶和左手中指上的戒指推断出我至少有一个女朋友，而情侣水壶则意味着这个女朋友可能不久就会出现在这里。

我虚弱地向鲁二凡伸出右手，跨前一步试图向她说明原委，我刚抬起右脚，衣服的下摆突然被占座娘拉住。占座娘睁大她水汪汪的眼睛，用无限委屈的声音说：

“吴请愿，她是谁嘛？”

话音未落，鲁二凡脸上的怀疑，就彻底变成了僵硬的愤怒。她的脸变成了青灰色，连瞳孔都有点放大，这放大的瞳孔死死地聚焦在我身上，使我感到不寒而栗。

鲁二凡就用这死尸般的目光注视了我良久良久。

然后拂袖而去。

我拔掉优盘收拾东西迅速冲向大门，在楼梯口成功拦截鲁二凡，没有任何伪装和表演，我的脸部肌肉在不断抽搐中自动营造出了超级苦逼的表情：

“二凡，你听我解释……”

鲁二凡头也不回，反而加紧了步伐。

“事情是这样的……”

鲁二凡踩着高跟鞋开始小跑。



“我只是抢了这个女人的座，然后她竟然坐在了我的大腿上……”

鲁二凡步履匆匆，无奈鞋跟太高，她的平衡感又不好，下楼梯摇摇摆摆，步伐十分尴尬，速度也奇慢无比，如同一只狂奔的蜗牛。

我知道再放任鲁二凡的话她真以为自己是刘翔了，然后迎接她的将会是失重的飞翔，她穿着6厘米高跟鞋，下楼梯下得摇摇欲坠险象环生，我来不及多想，从身后一把抱住她：

“二凡，别跑！听我说……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我死死地抱住不断挣扎的鲁二凡，用最简洁干练的语言把事件描述了一遍，鲁二凡挣扎的力度逐渐变小。当我把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说完，鲁二凡几乎不动弹了，再过了半分钟，她悠悠转过身子，嘟哝着小嘴跟我撒娇：

“你叫人家怎么相信你嘛！”

我知道此刻她已从暴走模式切换到傲娇模式，证明危机已经解除，我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准备缓慢而愉快地将它吐出。

但是我看见鲁二凡在冷笑。

她的一根手指钉在我的鼻梁骨上，嘴角露出邪恶的笑容，这种女巫形态的鲁二凡，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

“好你个吴请愿，故事编得真好，我差点就被你忽悠过去了——”

“什……什么？”

“既然你们素不相识，她怎么会知道你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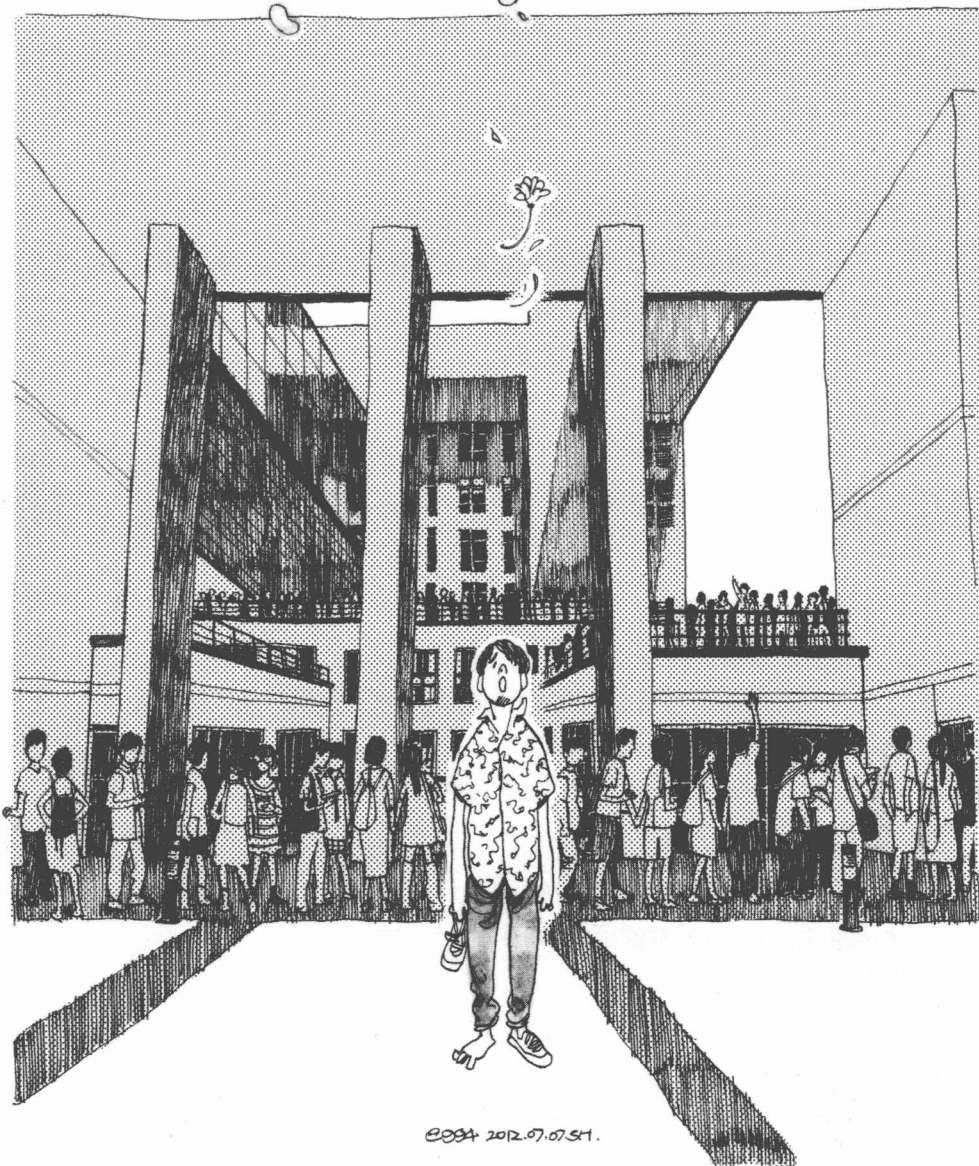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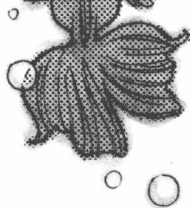
“呃……”

鲁二凡的笑容妖娆妩媚，这分明是在模仿占座娘的表情：

“吴请愿，她是谁嘛……”



圖書館



2004 2012.07.07.54.

这一定是一个BUG。

鲁二凡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冷哼一声掉头就走。我无力地在她身后叫唤：“可能是我比较出名，她认识我我不认识她……”

鲁二凡已经走远。

其实我自己都觉得这个理由很牵强。我长相平庸，为人低调，人人和微博上从来不传自己的照片，至于出镜率也屈指可数——唯一一次站在舞台上的经历，是和五十几个人一起表演黄河大合唱。

我紧紧跟着鲁二凡，同时大脑正在飞速转动，一遍又一遍地回忆自己与占座娘之间发生的所有细节：

占座娘出现——占座娘以退为进——我回击——占座娘回击——我插优盘点开论文。

论文！？

我突然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出于自恋的需要，在我上交论文之前，名字出现的位置总是高于论文的标题，而且字号是二号隶书粗体倾斜加下划线。

这无关痛痒的怪癖暴露了我的姓名。

这复杂的推理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我锲而不舍跟了鲁二凡足足有五百米，一路跟到女生寝室楼下。眼看着鲁二凡就要踏入女生寝室的不归路，我飞身而上，四肢分开，像一块符一样，紧紧地贴在了女寝的玻璃门上。

“鲁二凡，再给我一分钟的时间，让我告诉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我说谎了，天打雷劈，羊驼附体……”

